

2025年印順導師思想
巡迴講座暨座談會

平凡一生·遊心法海
——正法思惟中與聖賢為伍

4
Part

〈遊心法海六十年〉導讀(下) ——治學弘化

圓悟法師

【目次】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參、治學以佛法為方法..... | D-3 |
| (壹) 總述：漸成以佛法研究佛法..... | D-3 |
| (貳) 詳明：研究佛法之歷程與方法之完善..... | D-3 |
| 一、闡釋：初期探求佛法之動機與體會(方法)..... | D-3 |
| 二、以整理、分類搜集之資料，而漸成筆錄..... | D-6 |
| 三、完善之法：以佛法研究佛法..... | D-8 |
| 肆、對佛法之基本信念..... | D-11 |
| (壹) 評述他人對導師思想之見解..... | D-11 |
| (貳) 闡釋研究佛法之信念與目的等..... | D-11 |
| 一、目的：重考證而以抉示純正之佛法..... | D-11 |
| 二、以八點闡釋基本信念之要義..... | D-12 |
| (參) 探究佛典以理解佛法之核心，與方便發展之弊端..... | D-14 |
| (肆) 結說..... | D-14 |
| 伍、世界佛學與漢譯聖典..... | D-14 |
| (壹) 研究印度佛教，亦要掌握其他佛典語言..... | D-14 |
| 一、現存佛典必與印度佛教關係密切..... | D-14 |
| 二、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》之出版，能擴大研究視野、增進研究方法..... | D-14 |
| 三、應有學者發心將梵、巴、藏佛典譯成華文..... | D-14 |
| (貳) 概述印度佛教三期之要義與發展..... | D-15 |
| (參) 辨釋漢譯佛典之重要性與研究困境..... | D-15 |
| 一、重要性：包含三期之聖典..... | D-15 |
| 二、辨析研究困境之因素..... | D-16 |
| 三、結說..... | D-16 |
| 陸、結語..... | D-17 |
| (壹) 懷念虛大師..... | D-17 |
| (貳) 有點孤獨..... | D-17 |
| (參) 不再悵惘..... | D-17 |

〈遊心法海六十年〉

(《華雨集》(五), pp.39-60)¹

釋圓悟編, 2025.02.28

參、治學以佛法為方法²

(壹) 總述：漸成以佛法研究佛法

世間的治學方法，我完全不會，也沒有學習過。也就因此，我不會指導同學去怎樣學習。自己講了一些，寫了一些，就有人問我治學的方法，這真使我為難！

其實，我是笨人笨辦法；學習久了，多少理解佛法，就漸漸的應用佛法來處理佛法。

(貳) 詳明：研究佛法之歷程與方法之完善

一、闡釋：初期探求佛法之動機與體會(方法)

(一) 動機

一起初，根本說不上方法。閱讀大藏經以後，知道佛門中是多采多姿。

記起「佛法與中國現實佛教界的差距」，決意要探求佛法的真實意義，以及怎樣的(p.40)發展，方便適應而不斷演化。³

(二) 研究之體會(方法)

1、從論入手

1. 「從論入手」：我從研讀論書入門，本是偶然的。有些論典，煩瑣、思辨，對修持有點泛而不切。

但直到現在，還是推重論書。因為論書，不問小乘、大乘，都要說明生死流轉的原因何在。知道生死的癥結所在，然後對治、突破，達成生死的寂滅。

抉發問題，然後處理解決問題；這是理智的而不只是信仰的。

決不只說這個法門好，那個法門妙；這個法門成佛快，那個法門很快了生死。從不說明更快更妙的原理何在，只是充滿宣傳詞句，勸人來學。

我覺得論書條理分明，至少修學幾部簡要的，對於佛法的進修，明智抉擇，一定是

¹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(五)，新竹，正聞出版社，2014年6月，修訂版1刷。

² 編案：本講義之科判，如與書中完全一致者，為：**粗新細明體**(11號字)，並加**網底**；如編者所加者，則是：**粗標楷體**(10號字)。

³ 參見：

(1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(五)，〈遊心法海六十年〉，pp.5-6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(四)，〈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〉，pp.1-4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平凡的一生》(重訂本)，p.220：

我在沈老師家，從前學醫而傾向於道家方術的尋求；七年以後，又在沈老師家教學，卻形成了另一傾向，這裡真是我的殊勝因緣。在沈府教學，專心於佛法的探求，從三論、唯識而擴展到一切。我在佛法探求中，面對家鄉(五十多華里地區)的佛教，不但神佛不分，更衰落到僅存經懺佛事。覺得佛法與現實佛教的差距太大，有了出家專心修學佛法，自利利他，弘揚純正佛法的意欲。

有幫助的。

2、重於大義

2.「重於大義」：佛法的內容深廣，術語特別多，中國人又創造了不少。重視瑣細的，就不能充分注意重要的。

所以十八地獄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等，看過了事，知道就好，不用費心力的記憶他（久了，自會多少知道些）。

佛法不出於三寶，如釋尊化世的方法與精神，制律攝僧的意義，法義的重要理論，修持的主要方法，卻非常注意。重於大義，也就注意到佛法的整體性。

我的寫作（與講說），雖是一分一分的，但與部分的研究者，沒有對佛法的整體印（p.41）象，只是選定論題，搜集資料來詳加研究，不大相同。

3、重於辨異

(1) 略列佛教界之異論

3.「重於辨異」：不知道佛法中有什麼問題，那就閱讀經論，也不容易發現問題，不知經論是怎樣的處理問題。

由於我從修學論書入手，知道論師間有不少異義，後來知道部派間的異義更多。

如《成實論》所說的「十論」，就是當時最一般的論題。⁴《大般涅槃經》（卷三三、三四），《顯宗論·序品》，都列舉當時佛教界的異論。⁵

⁴ 參見：

(1) 訶梨跋摩造，〔姚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成實論》卷2（大正32，253c21-28）：

問曰：汝經初言廣習諸異論，欲論佛法義，何等是諸異論？

答曰：於三藏中多諸異論，但人多喜起諍論者，所謂：^[1]二世有、二世無，^[2]一切有、一切無，^[3]中陰有、中陰無，^[4]四諦次第得、一時得，^[5]有退、無退，^[6]使與心相應、心不相應，^[7]心性本淨、性本不淨，^[8]已受報業或有、或無，^[9]佛在僧數、不在僧數，^[10]有人、無人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部派分化與大乘〉，pp.359-368：

部派成立，就有不同的見解，所以成為部派間思想的對立與諍論。無論什麼論諍，都是根據聖典，或進一步的辨析而來。在部派佛教中，可說異義無邊，據《成實論》，有「十論」是佛教界主要的諍論所在，如卷二……

部派的異義無邊，從引起（初期）大乘佛法的意義來說，有幾項重要的見解，是值得一提的。1.與「佛身有漏」相對的「佛身無漏」說……2.對「一切有」的「一切無」說……3.對「心性不淨」的「心性本淨」說……4.對「次第見諦」的「一念見諦」說……5.與「五識無離染」相對的「五識有離染」說……

⁵ 參見：

(1) 〔北涼〕曇無讖譯，《大般涅槃經》卷33〈12 迦葉菩薩品〉（大正12，563b11-c6）：

迦葉菩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具足是知根力，是故能知一切眾生上、中、下根，利鈍差別。知現在世眾生諸根，亦知未來眾生諸根。如是眾生於佛滅後，作如是說，如來畢竟入於涅槃、或不畢竟入於涅槃，或說有我、或說無我，或有中陰、或無中陰……或有說言犯四重禁、作五逆罪、一闍提等皆有佛性、或說言無，或有說言有十方佛、或有說言無十方佛，如其如來具足成就知根力者，何故今日不決定說？」

(2) 〔北涼〕曇無讖譯，《大般涅槃經》卷34〈12 迦葉菩薩品〉（大正12，566a5-5698）：

大乘法中，闡提有沒有佛性，一乘究竟還是三乘究竟，阿賴耶是真是妄，依他起是有是空，異說也是非常多。

(2) 不知異義而方便會通，並不合宜

世間法是「二」，也就是相對的。佛法流傳世間，發展出不同意見，也是不可避免的。如不知道異義的差異所在，為什麼不同，就方便的給以會通，「無諍」雖是好事，但可能是附會的、籠統的、含混的。

我在(第一部講說成書的)《攝大乘論講記·自序》中說：「非精嚴不足以圓融」(在臺灣再版，原序被失落了)。⁶

(3) 以客觀立場理解異論，探究異說之因由

我著重辨異，心裡記得不少異論，所以閱讀經論時，覺得到處是可引用的資料。我的立場是佛法，不是宗派，所以超然的去理解異論，探求異說的原因。

如《攝大乘論講記》的「附論」中，列舉唯識經論對唯識變的說明，(p.42)條理出：重於阿賴耶種子識的，成為「一能變」說；重於阿賴耶現行識的，成為「三能變」說。⁷

……善男子！我知是事，故告阿難：「過三月已，吾當涅槃。善見聞已，即來我所，我為說法，重罪得薄，獲無根信。」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故作是言：「如來定說畢竟涅槃。」……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定言：「如來終不畢竟入於涅槃。」……

善男子！我又復說：「眾生者即是佛性。何以故？若離眾生，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我與波斯匿王說於象喻，如盲說象，雖不得象，然不離象。眾生說色乃至說識是佛性者，亦復如是，雖非佛性，非不佛性。如我為王說筌篲喻，佛性亦爾。」善男子！我諸弟子聞是說已，不解我意，作種種說。如盲問乳，佛性亦爾。以是因緣，或有說言犯四重禁、謗方等經、作五逆罪、一闡提等，悉有佛性；或說言無。

(3) 眾賢造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阿毘達磨藏顯宗論》卷1〈1序品〉(大正29, 778b11-c15)：又見集法契經中言：於我法中當有異說。所謂：有說唯金剛喻定，能頓斷煩惱；或說擇滅涅槃二法為體；或說不相應行，無別實物；或說表業尚無，況無表業……或說心心所法，亦緣無境；諸如是等差別諍論，各述所執，數越多千。師弟相承，度百千眾，為諸道俗解說稱揚。我佛法中，於未來世，當有如是諍論不同。為利為名，惡說惡受，不證法實，顛倒顯示。即於此部，過、現、當來亦有如是諍論差別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大乘經之序曲〉，p.541。

(5) 印順法師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873。

⁶ 另參見：

(1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(五)，〈《攝大乘論講記》弁言〉，pp.191-192：

……無著、世親論之本身，即蘊有異義，後學特有所偏重而發揮之，因以日趨分化而已。三傳之出入，不盡為譯者之私意也。偏執一系者，雖或思辨精嚴，然終不能圓見無著學之全……離差別無圓融，離貫攝無精嚴，嘗樹為治學之準則。……

(2)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〈大乘佛教導源〉，p.194：

……大抵大眾系之特色為圓融賅攝，分別說系為取精用宏，說一切有系為辨析精嚴。初期之大乘經，以前二系為多。圓攝則及於世學，取精則出入諸部而理長為宗。至若辨析精嚴之大乘，以後期者為多。……

⁷ 參見：

(1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(五)，〈遊心法海六十年〉，p.30。

這都是淵源於印度的，真諦與玄奘所傳，各有所重，何必偏新偏舊，非要「只此一家」不可呢！我先要知道差別，再慢慢來觀察其相通。

4、重於思惟

(1) 研讀經論應有如理思惟之習慣

4. 「重於思惟」：佛法，無論從人或從經論中來，都應該作合理的思惟。我的記憶力弱，透過思考，才能加深印象，所以我多運用思惟。

學習所得到的，起初都是片段片段的。如認真記憶而不善思惟，死讀死記，即使刻苦用功，將來寫作，也不過將別人的拼湊成篇。

如經過思惟，片段的便能連貫起來。有時在固有的知識堆裡，忽而啟發得新的理解，觸類旁通。

(2) 如無法通曉，可先存疑

不過思惟要適可而止，一時想不通，不明白，苦思是沒有用的，可以「存疑」。

知道某一問題、某一意義不明白，那麼在閱讀的過程中，會慢慢明白過來。或是見到了解說、答案，或因某一問題的了解而連帶解決了。

(3) 不斷思惟、修正、補充等，以達深解佛理

對於某些問題，為什麼彼此見解不同？彼此有什麼根本的歧見？為什麼會如此？我常常憑藉已有的理解，經思惟而作成假定的答案。

在進修過程中（也許聽到見到別人的意見），發現以前的見解錯了，或者不圓滿，就再經思惟（p.43）而作出修正、補充，或完全改變。

總之，決不隨便的以自己的見解為一定對的。這樣的修正又修正，也就是進步更進步，漸漸的凝定下來。

這樣，我的理解，即使不能完滿的把握問題，至少也是這問題的部分意義。

二、以整理、分類搜集之資料，而漸成筆錄

(一) 總述

二 閱讀經論，聽講，我不會寫心得之類的筆記；也不問別人，是怎樣搜集資料而加以整理的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香雲》，p.354：

卅五年，我在武昌出版了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對相宗的新舊，表示一些見解。我認為：無著世親學本身，就有不同的說法。例如《攝大乘論》等，著重「一切種子阿賴耶識」，一切依識種起，即成「一能變」說。《成唯識論》等，著重「現行阿賴耶識」，依心起境，當然是「三能變」了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之關係〉，pp.249-250：

繼《瑜伽師地論·本地分》而起的，是傳為彌勒造的〈攝決擇分〉，引用了全部的《解深密經》。依經說：阿賴耶識執持種子，賴耶是虛妄的現行識。見分起相分為唯識現，所以是現行（三能變）識能變。世親晚年所作的《三十唯識論》，就是依此〈決擇分〉的體系，對八識的所依、所緣、心所相應等，依《瑜伽師地論》而集成更嚴密的論典。這是重於《解深密經》的，代表了世親獨到的唯識學。玄奘所傳，屬於這一系。……

記憶力不強，三藏的文義又廣，只有多多的依賴筆錄。嚴格的說，我起初只是抄錄而已。

(二) 詳明

1、抄錄重要之思想觀念等

(1) 研究中國佛學之抄錄

1.上面曾說到，在家摸索時，曾愚不可及的抄錄《辭源》中的佛學詞類。

出家以後，修學三論。在嘉祥大師的章疏中，錄出南朝法師們的種種見解；有關史事的，也一併抄出。⁸

這對於研究中國佛學，是有幫助的，可惜資料在動亂中遺失了！

(2) 善用現代人研究成果，便能事半功倍

來臺灣以後，抄錄了《阿含經》與律藏中，有關四眾弟子的事跡、法義的問答。

後來從日本買到一部赤沼智善編的《印度佛教固有名辭詞典》，內容（包含了巴利語所傳的）更廣。只怪自己的見聞不廣，這一番心血，總算白費了！

(3) 抄錄諸論師之異論

又將《大毘婆沙論》的諸論師，一一全文錄出他們的見解，有關異部與可作佛教史料的，也一一錄出。

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(p.44)究》中，〈說一切有部的四大論師〉、〈大毘婆沙論的諸大論師〉——二章，就是憑這些資料寫成的。

2、依涵義分類集錄

2.《大智度論》是《大品般若經》釋，全文（經論合）長一百卷。

經釋是依經解說，與有體系的宗經論不同。論文太長，又是隨經散說，真是讀到後面，就忘了前面。

於是用分類的方式，加以集錄。如以「空」為總題，將全論說空的都集在一處。

實相，法身，淨土，菩薩行位，不同類型的菩薩，連所引的經論，也一一的錄出（約義集錄，不是抄錄）。

這是將全部論分解了，將有關的論義，集成一類一類的。

對於《大智度論》，用力最多，曾有意寫一專文，說明龍樹對佛法的完整看法。但因時間不充分，只運用過部分資料，沒有能作一專論。

四《阿含經》，也都這樣的分類摘錄，不過沒有像《大智度論》那樣的詳細。

3、將內容製成科判

3.在四川時，又曾泛讀大乘經部。閱覽以後，將內容作成「科判」那樣的表式。如有特殊的事，可注意的文義，就附記在經的科判以後。

⁸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（五），〈遊心法海六十年〉，pp.4-5。

這樣的略讀，費時不多，而留下科判的表式，如要檢查內容，卻非常便利。

在略讀而加以科判時，發見了：

玄奘所譯《大菩薩藏經》(編入寶積部)，除第一卷外，其餘的十(p.45)九卷，是《陀羅尼自在王經》、《密迹金剛力士經》、《無盡意經》的纂集。

《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》，是《寶雲經》、《密迹金剛力士經》、《無上依經》的改寫。

《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》，是以〈十住品〉、〈賢首品〉為主，竄入密咒而編成的。部分相同的還不少，憑表式真可說一目了然。

4、專題研究之方法

(1) 依難題組織大綱、蒐集資料，並加以辨析、整理

4.以上只是平時的整備資料，如要作某一問題的研考寫作，對於問題所在及組織大綱，至少心中要有一輪廓的構想；然後分類的集錄資料，再加以辨析、整理。

熱門的問題，在某經某論中說到，就有資料可得，這是比較容易的。有些問題，在眾多經典中，偶而露出些形跡——可注意的事與語句，要平時注意。

(2) 舉例闡釋

將深隱的抉發出來，是比較費力的。

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中，對與文殊有關的聖典，曾費力氣的摘錄、分類、比較，這位出家的文殊菩薩，在初期大乘中的風範，種種特出的形象，才充分的顯現出來。

我在讀《般若經》時，直覺得與龍樹的空義，有某種程度的差異。所以詳細的錄出《般若經》的空義，又比較《般若經》的先後譯本，終於證明了：

《般若經》的自性空，起初是勝義的自性空，演進到無自性的自性空(p.46)——這是《空之探究》的一節。

(3) 結義

從無邊的資料中，抉發深隱的問題，要多多思惟以養成敏銳的感覺；還要採用笨辦法，來充分證明這一問題。我不知一般學者，有什麼善巧的方便。

三、完善之法：以佛法研究佛法

(一) 總述：以「三法印」研究佛法

三 在佛法的進修中，漸漸的應用佛法，作為我研究佛法的方法。四十二年底，寫了〈以佛法研究佛法〉的短文。

我說：「所研究的佛法，不但是空有、理事、心性。」「所研究的佛法，是佛教的一切內容；作為能研究的方法的佛法，是佛法的根本法則」，也就是緣起的「三法印」。⁹

⁹ 參見：

(1) 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以佛法研究佛法〉，pp.1-3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(四)，〈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〉，pp.4-5：

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研究，我是「為佛法而研究」，不是為研究而研究的。我的研究態度與

佛法的自覺自證，是超時空的，泯絕戲論的（一實相印）。

但為了化度眾生，宣說而成為語句（法），成為制度（律），就是時空中的存在。呈現於一定時空中的一切法與律，是緣起的，沒有不契合於三法印的。

（二）略釋要義

我以為：

1、研究態度：應有無我精神

在研求的態度上，應有「無我」的精神。

「無我，是離卻自我（神我）的倒見，不從自我出發去攝取一切。在佛法研究中，就是不固執自我的成見，不（預）存一成見去研究」，讓經論的本義顯現出來。

「切莫自作聰明，預存見解，也（p.47）莫偏信古說」。¹⁰

2、研究方法：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

在方法上，諸行無常，是「豎觀一切，無非是念念不住，相似相續的生滅過程」。

諸法無我，是「橫觀（也通於豎觀）一切，無非是展轉相關、相依相住的集散現象」。¹¹

（三）闡釋研究方法

1、諸行無常

一切都依於因緣，依緣就不能沒有變化，應把握無性緣生的無常觀。

「有人從考證求真的見地出發，同情佛世的佛教，因而鼓吹錫、暹（泰）式的佛教而批評其它的。這種思想，不但忽略了因時因地演變的必然性，並漠視了後代佛教發掘佛學真義的一切努力與成果」；

「有些人，受了進化說的眩惑，主張由小乘而大乘，而空宗而唯識而密宗，事部、行部一直到無上瑜伽，愈後愈進步愈圓滿。……愈後愈圓滿者，又漠視了畸形發展與病態的演進」。

所以，「我們要依據佛法的諸行無常法則，從佛法演化的見地中，去發現佛法真義的健全發展與正常的適應」。¹²

方法，民國四十二年底，表示在〈以佛法研究佛法〉一文中。我是以佛法最普遍的法則，作為研究佛法（存在於人間的史實、文字、制度）的方法，主要是「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涅槃寂靜」。「涅槃寂靜」，為研究佛法者的究極理想。「諸行無常」，「從佛法演化的見地中，去發現佛法真義的健全與正常的適應」。「諸法無我」中，人無我是：「在佛法的研究中，就是不固執自我的成見，不（預）存一成見去研究」。法無我是：一切都是「在展轉相依相拒中，成為現實的一切。所以一切法無我，唯是相依相成的眾緣和合的存在」。也就因此，要從「自他緣成」，「總別相關」，「錯綜離合」中去理解。這樣「研究的方法，研究的成果，才不會是變了質的違反佛法的佛法」。
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（五），〈研究佛法的立場與方法〉，pp.68-70。

¹⁰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以佛法研究佛法〉，pp.8-9。

¹¹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以佛法研究佛法〉，p.3。

¹²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以佛法研究佛法〉，pp.7-8。

2、諸法無我

(1) 自它緣成

諸法無我呢？「一切法無我，唯是相依相成的，眾緣和合的存在」。

自他的「展轉相關，不但是異時的、內部的，也與同時的其他的學術（等），有著密切（p.48）的關聯。這是無我諸法的自它緣成」。

(2) 總別相關

「是眾緣和合，所以在那現起似乎整個的一體中，內在的具有多方面的性質與作用」；

「因此（佛法的）種種差別，必須從似一的和合中去理解；而一味的佛法，又非從似異的種種中去認識不可。這是無我諸法的總別相關」（相關，原文作無礙，今改）。

(3) 錯綜離合

「從眾緣和合的一體中，演為不同的思想體系，構成不同的理論中心，佛法是分化了。

它本是一體多面的發揮，富有種種共同性，因之，在演變中又會因某種共同點而漸漸的合流。合而又離，離而又合，佛法是一天天的深刻、複雜。

這裡面也多有畸形的偏頗的發展，成為病態的佛教；這是無我諸法的錯綜離合。」¹³

(4) 小結

總之，從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的法則去研究，那麼「研究的方法，研究的成果，才不會是變了質的違反佛法的佛法」！¹⁴

3、研究之目的：涅槃寂靜

在立場上，涅槃寂靜是研究者的信仰與理想，應為此佛法的崇高理想而研究。

「佛法的研究者，不但要把文字所顯的實義，體會到學者的自心，還要了解文字語言的無常無我，直從文字中去體現寂滅。」¹⁵

(四) 別明：佛學研究之意義與目的

1、不認同現代研究者之態度與觀點

我在〈談入世與佛學〉一文中，(p.49)認為：「

契合於根本大法（法印）的聖教流傳，是完全契合於史的發展，而可以考證論究的。在史的論證中，過去佛教的真實情形，充分的表現出來。

佛法（思想、制度等）是有變化的，但未必進化。說進化，已是一隻眼；在佛法的流傳中，還有退化、腐化。（試問：）佛法為什麼會衰落呢？」¹⁶

然對於佛法中，為學問而學問，為研究而研究，為考證而考證的學者，不能表示同

¹³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以佛法研究佛法〉，pp.10-11。

¹⁴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以佛法研究佛法〉，p.2。

¹⁵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以佛法研究佛法〉，p.12。

¹⁶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無諍之辯》，〈談入世與佛學〉，p.233。

情。

2、佛學研究應有純正高潔之理想

我以為：「一、研究的對象——佛法，要重視其宗教性」；

「二、以佛學為宗教的，從事史的研究考證，應重於求真實」；

「三、史的研究考證，以探求真實為標的。在進行真實的研究中（從學佛說，應引為個人信解的準繩），對現代佛學來說，應有以古為鑑的實際意義」。¹⁷

佛法與佛學史的研究，作為一個佛弟子，應有純正高潔的理想——涅槃寂靜是信仰，是趣求的理想。

為純正的佛法而研究，對那些神化的，俗化的，偏激的，適應低級趣味的種種方便（專重思辨也不一定是好事），使佛法逐漸走上衰運，我們不應該為正法而多多反省嗎？

（五）結義

以佛法的「法印」來研究佛法，我雖不能善巧地應用，但深信這是研求佛法（p.50）的最佳方法！

肆、對佛法之基本信念

（壹）評述他人對導師思想之見解

我立志為佛教、為眾生——人類而修學佛法。說了一些，寫了一些，讀者的反應不一。不滿意我所說的，應該有其立場與理由，不必說他！有些人稱讚我，也未必充分的了解我，或可能引起反面作用。

有人說我是三論宗，是空宗，而不知我只是佛弟子，是不屬於任何宗派的。

有人稱我為論師，論師有完整而嚴密的獨到思想（近於哲學家），我博而不專精，缺乏論師的特性。

（貳）闡釋研究佛法之信念與目的等

一、目的：重考證而以抉示純正之佛法

我重於考證，是想通過時地人的演化去理解佛法，抉示純正的佛法，而丟下不適用於現代的古老方便，不是一般的考據學者。

現在年紀大了，避免或者的誤解，或斷章取義的惡意誹毀，所以覺得有明白交代的必要。

¹⁷ 參見：

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無諍之辯》，〈談入世與佛學〉，pp.233-249。
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（四），〈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〉，p.5：

在五十六年（夏）所寫的〈談入世與佛學〉，列舉三點：「要重視其宗教性」，「重於求真實」，「應有以古為鑑的實際意義」，而說「真正的佛學研究者，要有深徹的反省的勇氣，探求佛法的真實而求所以適應，使佛法有利於人類，永為眾生作依怙」。

二、以八點闡釋基本信念之要義

古代傳下來的佛法，我的基本見解，在寫《印度之佛教》時，已大致確定，曾明白表示於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的〈序〉。我這樣說：(p.51)

(一) 佛法是非天化、神化，不共神教之宗教

一、佛法是宗教，佛法是不共於神教的宗教。如作為一般文化或一般神教去研究，是不會正確理解的。俗化與神化，不會導致佛法的昌明。

中國佛教，一般專重死與鬼，太虛大師特提示「人生佛教」以為對治。

然佛法以人為本，也不應天化、神化。不是鬼教，不是神教，非鬼化非（天）神化的人間佛教，才能闡明佛法的真意義。

(二) 本於人類能知解之常道，通向佛法之聖境

二、佛法源於佛陀的正覺。佛的應機說法，隨宜立制，並不等於佛的正覺。但適合於人類的所知所能，能依此而導入於正覺。

佛法是一切人依怙的宗教。並非專為少數人說，不只是適合於少數人的。所以佛教極其高深，而必基於平常。

本於人人能知能行的常道（理解與實行），依此向上而通於聖境。

(三) 拘泥於佛之說法立制，將有礙於佛法之開展

三、佛陀的說法立制，並不等於佛的正覺，而有因時、因地、因人的適應性。在適應中，自有向於正覺、隨順正覺、趣入正覺的可能性——這所以名為「方便」。

所以，佛的說法立制，如以為「地無分中外，時無分古今」(p.52)而可行，那是拘泥錮蔽。

如不顧一切，師心不師古，以為能直通佛陀的正覺，那是會漂流於教外的。不及與太過，都有礙於佛法的正常開展，甚至背反於佛法。

(四) 掌握佛法不共之特質，以理解世諦流布之佛法

1、佛法必然因時、地、人而有所演變、發展

四、佛陀應機而說法立制，就是世諦流布。緣起的世諦流布，不能不因時、因地、因人而有所演變、有所發展。

儘管「法界常住」，而人間的佛教——思想、制度、風尚，都在息息流變的過程中。

「由微而著」，「由渾而劃」，是思想演進的必然程序。

2、略述發展之因由

因時地的適應，因根性的契合，而有重點的或部分的特別發達，也是必然現象。

對外界來說，或因適應外學而有所適應，或因減少外力壓迫而有所修正，在佛法的流行中，也是無可避免的事。

3、應掌握佛法不共之特質，避免佛法過度偏頗之開展

從佛法在人間來說，變是當然的、應該的。（然而，）佛法有所以為佛法的特質。怎

麼變，也不能忽視佛法的特質。

重點的、部分的過分發達（如專重修證，專重理論，專重制度，專重高深，專重通俗，專重信仰……），偏激起來，會破壞佛法的完整性，損害佛法的特質。

象皮那麼厚（p.53），象牙那麼長，過分的部分發達（就是不均衡的發展），正沾沾自喜，而不知正障害著自己！

對於外學，如適應融攝，不重視佛法的特質，久久會佛魔不分。這些，都是存在於佛教的事實。

4、小結

演變，發展，並不等於進化，並不等於正確！

（五）非「愈古愈真」，亦非「愈後愈圓滿、究竟」

五、印度佛教的興起，發展又衰落，正如人的一生，自童真、少壯而衰老。

童真，充滿活力，（純真）是可稱讚的！但童真而進入壯年，不是更有意義嗎？

壯年而不知珍攝，轉眼衰老了。老年經驗多，知識豐富，表示成熟嗎？也可能表示接近衰亡！

所以，我不說「愈古愈真」，更不同情於「愈後愈圓滿、愈究竟」的見解。

（六）佛法是「理論」與「修證」並重

六、佛法不只是「理論」，也不是「修證」就好了。理論與修證，都應以實際事行（對人對事）的表現來衡量。

「說大乘教，修小乘行」；「索隱行怪」：正表示了理論與修證上的偏差。

（七）尊重中國佛教之適應，更應重視印度佛教

七、我是中國佛教徒。中國佛法源於印度，適應（當時的）中國文化而自（p.54）成體系。

佛法，應求佛法的真實以為遵循，所以尊重中國佛教，而更（著）重於印度佛教（並不是說印度來的樣樣好）……。我不屬於宗派徒裔，也不為民族情感所拘蔽。

（八）應理解佛教史上之真實情況

八、治佛教史，應理解過去的真实情況，記取過去的興衰教訓。

佛法的信仰者，不應該珍惜過去的光榮而對導致衰落的內在因素懲前毖後嗎？焉能作為無關於自己的研究，而徒供度藏參考呢！¹⁸

¹⁸ 參見：

(1) 印順法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〈序〉，pp.1-4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（四），〈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〉，p.5：

那年冬天，在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·自序》，把「我的根本信念與看法」，列舉八項，作為研究佛法的準則（略）。我是在這樣的信念、態度、理想下，從事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研究……

(參) 探究佛典以理解佛法之核心，與方便發展之弊端

我的修學佛法，為了把握純正的佛法。

從流傳的佛典中去探求，只是為了理解佛法；理解佛法的重點發展及方便適應所引起的反面作用，經怎樣的過程，而到達一百八十度的轉化。

如從人間成佛而演進到天上成佛；從因緣所生而到達非因緣有；從無我而到達真常大我；從離欲梵行得解脫而轉為從欲樂中成佛；從菩薩無量億劫在生死中，演變為即身成佛；

從不為自己而利益眾生，到為了自己求法成佛，不妨建立在眾生苦難之上（如彌勒惹巴為了求法成佛，不妨以邪術降雹，毀滅一村的人、畜及莊稼）。

這種轉化，就是佛法在現實世間中的轉化。

(肆) 結說

泛神（p.55）化（低級宗教「萬物有靈論」的改裝）的佛法，不能蒙蔽我的理智，決定要通過人間的佛教史實而加以抉擇。這一基本見解，希望深究法義與精進持行者，能予以考慮！

確認佛法的衰落與演化中的神化、俗化有關，那麼應從傳統束縛、神秘催眠狀態中振作起來，為純正的佛法而努力！

伍、世界佛學與漢譯聖典

(壹) 研究印度佛教，亦要掌握其他佛典語言

一、現存佛典必與印度佛教關係密切

我著重印度佛教，但目前的印度，說不上有佛教，只剩少許佛教的遺跡。

然現存於世間的，如錫蘭為主的巴利語系，我國內地為主的華文系，西藏為主的藏文系，根本的聖典，都是從印度來的，也就是印度佛教。

二、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》之出版，能擴大研究視野、增進研究方法

我只識中國字，與印度佛教有關的梵、巴、藏文，一字不識；在探究的歷程中，每自感福薄。

在四川時，法尊法師譯出部分的藏文教典（藏文著作的為主），我是非常欽佩的。

最近，華宇出版社擬出版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》，我認為：「

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，增進研究的方法。特別是梵、巴、藏文——有關國際佛學語（p.56）文的重視與學習，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，進入世界佛學研究的領域！」¹⁹

三、應有學者發心將梵、巴、藏佛典譯成華文

研究的績效，要漸漸的累積而成，是不能速成的。最好，能養成梵、巴、藏文的學者，將巴、藏及少數梵文聖典，譯成華文，從根本上擴大我們研究的領域。

¹⁹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（五），〈序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》〉，p.218。

佛法是要依賴語文而傳的，但語文只是工具，通語文的未必就能通佛法。修學有關佛教的語文，應發心為佛法而學。

經語文而深入巴、藏、梵文佛典的佛法，才能完滿的傳譯出來，便利我們這些不通外語的人。

〔貳〕概述印度佛教三期之要義與發展

印度的佛教，可以分為三期，依內容來說：一、「佛法」；二、「大乘佛法」；三、「秘密大乘佛法」。從印度而流傳世界的，不出此三類。

現在流行於錫、緬、泰，被稱為「南傳」的巴利語系，是「佛法」中的一派——赤銅鑠部。傳入西藏的藏文系，主要是「秘密大乘佛法」。

傳入中國的，中國所宏通的，以「大乘佛法」為主。中國所傳的華文聖典，當然不及梵文與巴利語（印度語文）原典，也不及藏譯（藏文是仿梵文造的）的接近原典。

然源出印度的一切佛教，如作史的論究，理解其發展與演化的歷程，華文所譯聖典，卻有獨到的、不可忽視（p.57）的價值，而不是巴、藏、梵文聖典所可及的！

四十一年，曾寫〈漢譯聖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〉²⁰，就是說明這一點。

〔參〕辨釋漢譯佛典之重要性與研究困境

一、重要性：包含三期之聖典

〔一〕總述

中國佛教是以中期的「大乘佛法」為主的，但中國佛教，經歷了近千年的長期翻譯，內容實包含了三期的聖典。

〔二〕詳明：優於其他傳本之特點

分別來說：

1、「佛法」之教典

初期的「佛法」——經律論三藏，譯有各部派所傳的教典；數量與內容，都非常豐富，最適宜於作比較的研究。

有些經律論，多少露出了接近「大乘佛法」的端倪。藏譯所傳的初期「佛法」，少而又少；巴利聖典很完整，但只是一家之學。

在研究上，特別是佛教史的研究上——聖典的集成；「佛法」演進到「大乘佛法」，華文的「佛法」聖典，有他獨有的價值。

2、「大乘佛法」教典之要義

說到「大乘佛法」，巴利三藏中是沒有的。

藏譯的大乘經論，也還豐富（有些是從華文轉譯過去的）。特別是晚期的大乘論——後期的中觀學，《現觀莊嚴論》等，是華文所沒有的。

藏譯於西元七世紀開始，廣譯於八世紀中，這還是「前傳」。（現存的少部分梵典，

²⁰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漢譯聖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〉，pp.261-268。

也是七世紀以後的寫本)。

漢譯的大乘經論，自西元二世紀起，特別是(五世紀初)羅什及以前的譯本，或多或少與(p.58)後起的不同；梵本原是在不斷修正補充中的。

3、初期「秘密大乘佛法」之教典

西藏所傳的「大乘佛法」，代表「秘密大乘佛法」時期的大乘。

「漢文的種種異譯，一概保持它的不同面目，不像藏文系的不斷修正，使順於後起的。所以，從漢文聖典研求起來，可以明了大部(大乘)教典的次第增編過程，可以了解西方原本的先後大有不同。這不但不致於偏執一文，而次第的演變，也可以從此了解。」²¹

說到後期的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，華文所譯的，已有「事部」(雜密)、「行部」(《大日經》)、「瑜伽部」(《金剛頂經》)，並傳入了日本。

而「無上瑜伽部」，為日本學者稱為「左道(即邪道)密教」的，²²在趙宋時代，已有部分的譯出，但不及西藏多多了！

4、小結

我國所沒有的巴、藏、梵典，希望能漸漸譯出；世界佛學者的研究成果，也希望有人能多多介紹。

不過，漢譯聖典有其獨到的價值，作為中國的佛弟子，應該好好的尊重它！

二、辨析研究困境之因素

(一) 國難、教難多

近百餘年來，國家多難，佛教多難，這是五十歲以下的，現住臺灣的佛弟子所不能想像的。在世界佛學研究中，我們的成績等於零，這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(p.59)。

(二) 外來文化之衝擊、華文聖典不受重視

國家民族多難，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，佛教衰落了，連華文聖典也不受人重視了(聽說日本有譯華文聖典為英文的計劃)！

三、結說

從前，日本佛教是從中國傳去的，有關佛法的寫作，多用華文。現代的日本佛教學者，多數不會華文，而將心力用在巴、藏、梵文方面。

²¹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漢譯聖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〉，p.266。

²² 參見：

(1)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〈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〉，p.322：

……「先以欲鈎牽，後令入佛智」，大乘攝化之方便。方便云者，且以此引攝之，非究竟，亦非漫無標準也。或者謬解「以樂得樂」，乃一反佛教之謹嚴樸質，欲於充滿欲樂中，成就究竟佛果之常樂。欲界欲樂中，淫樂最重，或者乃以此為方便，且視為無上之方便。惟是淫欲為道，密宗之舊傳我國而流入日本者，猶未嘗顯說，故每斥「無上瑜伽」之雙身法為左道密教。……

(2) 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〉，p.148。

在這一風氣中，中國佛弟子應不忘自己，在通曉華文聖典的基礎上，修學巴、藏、梵文的佛法。雖然負擔是沈重的，而意義卻是偉大的！

佛法的研究，最近似乎有些新的形勢，研究風氣有了新的開始。研究者能為佛法而研究，為佛法的純淨而研究，這才是有價值的研究！

陸、結語

末了，以三點感想來作為結束。

(壹) 懷念虛大師

一、我懷念虛大師：他不但啟發了我的思想，又成全了我可以修學的環境。在一般寺院中，想專心修學佛法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我出家以來，住廈門閩南佛學院，武昌世苑圖書館，四川漢藏教理院，奉化雪竇寺，都是與大師有關的地方（(p.60) 李子寬邀我到臺灣來，也還是與大師的一點關係）。

在這些地方，都能安心的住著。病了就休息，好些就自修或者講說。沒有雜事相累，這實在是我最殊勝的助緣，才能達成我修學佛法的志願。

(貳) 有點孤獨

二、我有點孤獨：從修學佛法以來，除與法尊法師及演培、妙欽等，有些共同修學之樂。但對我修學佛法的本意，能知道而同願同行的，非常難得！

這也許是我的不合時宜，怪別人不得。不過，孤獨也不是壞事，佛不是讚歎「獨住」嗎？

每日在聖典的閱覽中、正法的思惟中，如與古昔聖賢為伍。讓我在法喜怡悅中孤獨下去罷！

(參) 不再悵惘

三、我不再悵惘：修學沒有成就，對佛教沒有幫助，而身體已衰老了。但這是不值得悵惘的，十七年前就說過：「

世間，有限的一生，本就是不了了之的。本著精衛啣石的精神，做到那裡，那裡就是完成，又何必瞻前顧後呢？佛法，佛法的研究、復興，原不是一人的事、一天的事。」（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·序》）²³

²³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〈序〉，pp.4-5。

